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八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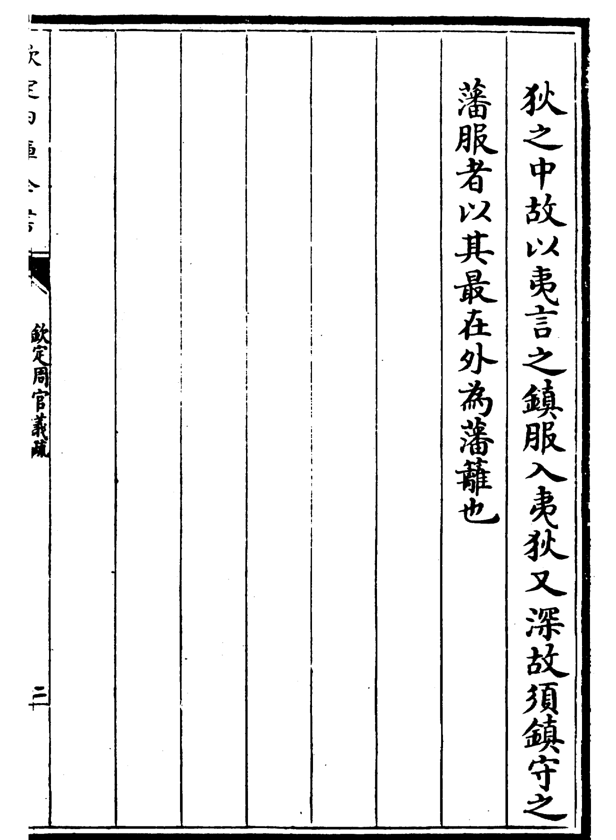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十五

禮器圖一

九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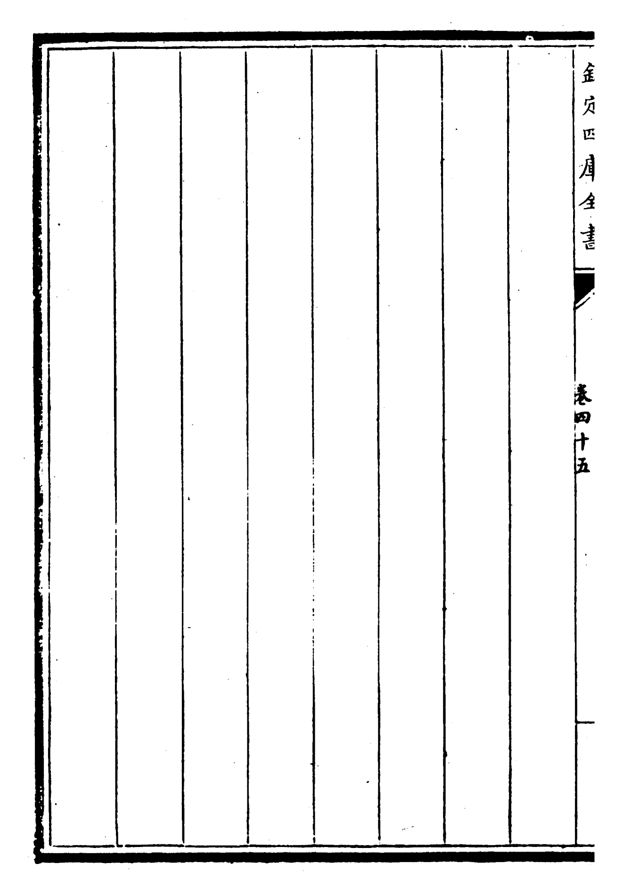
王畿
侯畿
甸
男
采
衛
蠻
夷
鎮
藩

案周之王畿與九服共方萬里故此九服除王畿之外每服言又方以别之畿者限也樹之封疆而限以千里故曰王畿侯者候也為王斥候服者服事於王甸田也為王治田出税男者任也為王任其職理采事也為王事民以供其上蠻者縻也以政教縻之又蠻服大司馬謂之要服要者以政令要束為義於四要之内方七千里故王制注云周公復唐虞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凡七千里夷之一服在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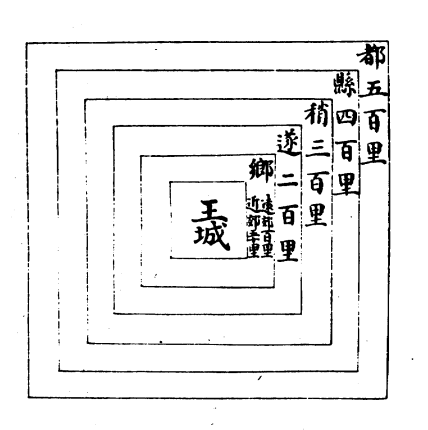


狄之中故以夷言之鎮服入夷狄又深故須鎮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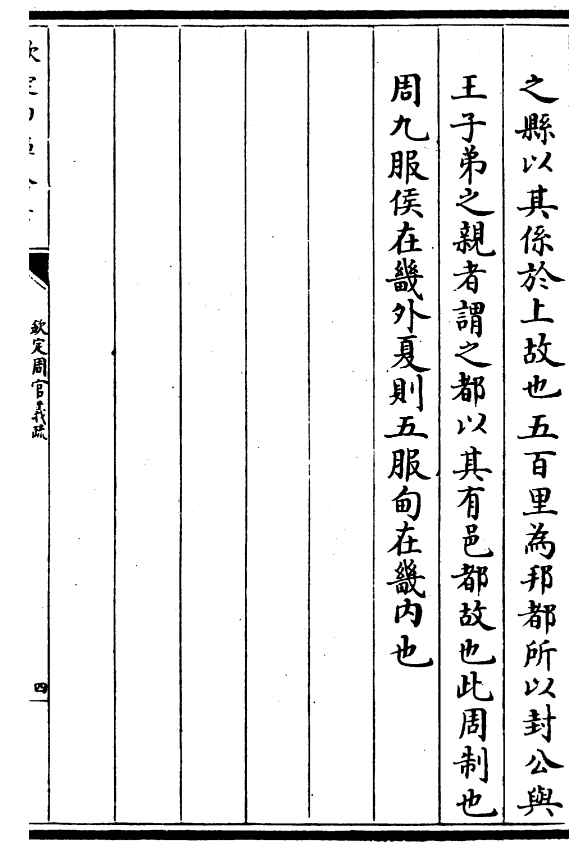
藩服者以其最在外為藩蘺也



邦畿



案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則天子面五百里為王城百里為郊郊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近郊之宅田土田賈田遠郊之官田牛田牧田任其餘地皆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二百里為甸甸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皆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三百里為邦稍稍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稍以其削於縣都故也四百里為邦縣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



之縣以其係於上故也五百里為邦都所以封公與王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此周制也周九服侯在畿外夏則五服甸在畿内也

井牧

九夫為井

夫 夫 夫
夫 公田 夫
夫 夫 夫

四井為邑

井 邑 井 井

四邑為丘

邑 丘 邑 邑

四丘為甸

丘 甸 丘 丘

四甸為縣

甸 縣 甸 甸

四縣為都

縣 都 縣 縣

案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匠人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王制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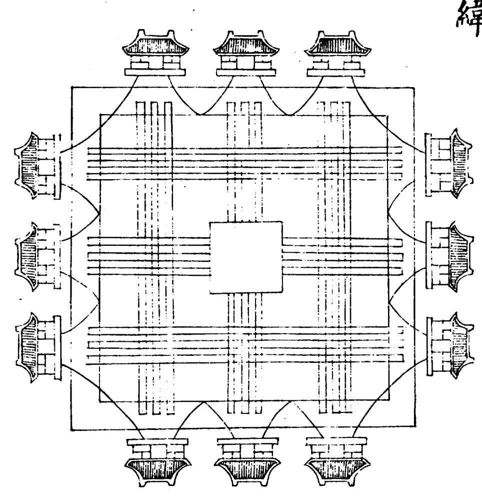
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畞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畞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畞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畞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畞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前漢志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畞畞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畞公田十畞是為八百八十畞餘二十畞以為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畞中田夫二百畞下田

夫三百畆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農民戸一人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畆畆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葢井方一里為九夫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

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别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都鄙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賈公彦遂謂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也豈知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且大田之詩

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此非鄉遂井田之事乎載師所徵之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固有不為井田者矣覲二百一十國謂之州而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而一夫之閒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而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已哉

國中九經九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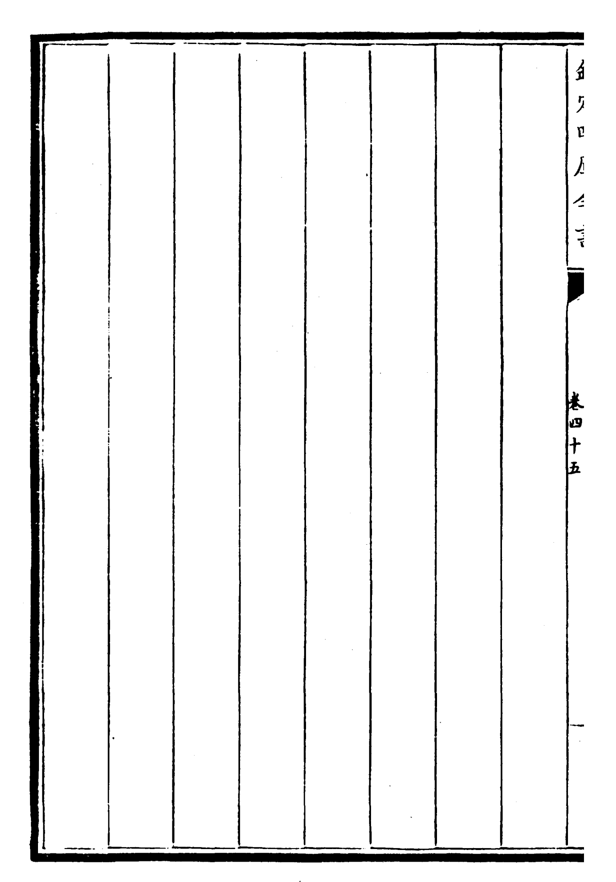


桒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賈釋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謂以甲乙丙丁等十日為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為子國中王城內經緯之塗皆容九軌軌謂轍廣也乘車六尺六寸傍加七寸凡八尺九軌七十二尺則此加十二步矣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王宮當中經

天子五門三朝

案朱子曰王宫之外門五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鄭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内而設兩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亦曰虎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内朝鄭康成小司寇注以外朝在雉門之外朝士注又疑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内蓋因雉門外有宗廟社稷故疑不得置外朝不知外朝為致民三詢之地雉門為人民觀法之區則外朝當在雉門之外故依鄭前注及朱子説以圖之又爾雅

觀謂之闕是劉熙釋名所謂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據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則雉門本有門觀則在門外兩旁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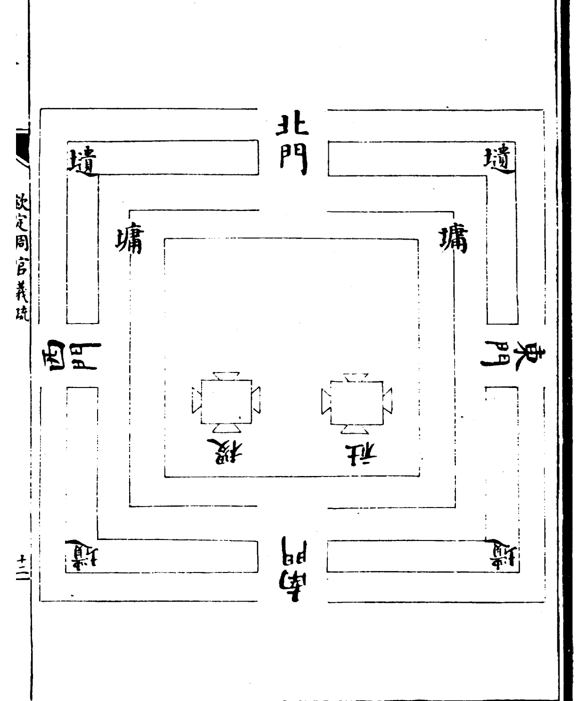


朝市廛里圖

民廛	後市	民廛
民廛	中公宮	民廛
民廛	左祖 前朝 右社	民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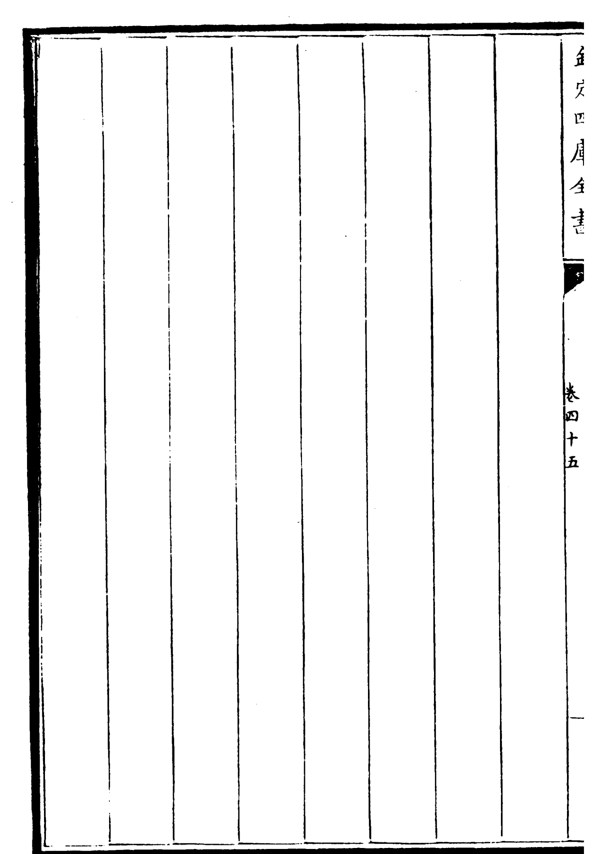
案考工記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禮記王制市廛而不税謂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此與孟子所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同然廛字本解乃市宅之謂則所謂公宫居中前朝後市左右三廛是也與孟子廛無夫里之布之廛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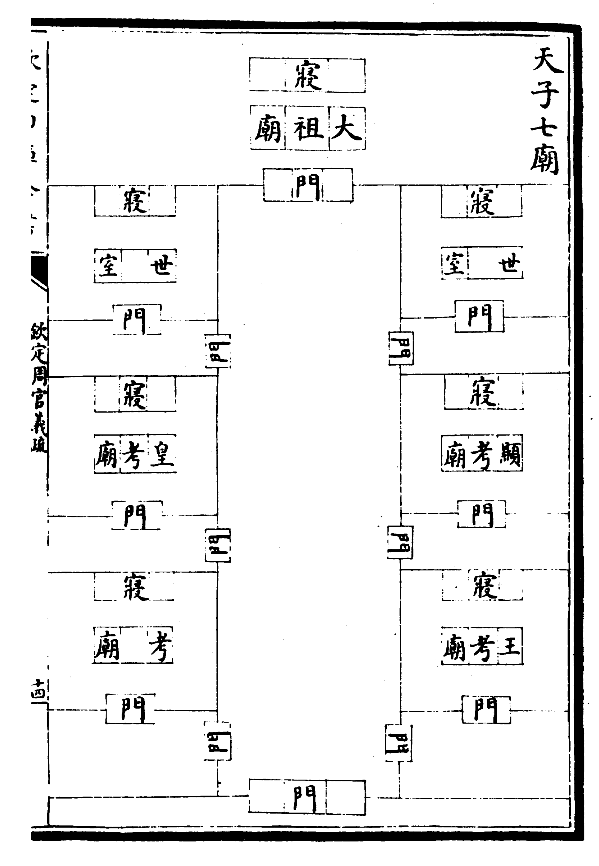
社稷



案大司徒設社稷之壝郊特牲云君南鄉於北墉下注以為社内之北牆大司徒疏謂中有壇壇四面有壁壁外有壝此禮書所謂其壝北面也又小宗伯左宗廟右社稷注謂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蓋注以雉門為中門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禮書方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黄土記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勝國之社則屋之其祭也賈疏以爲同壇共位則一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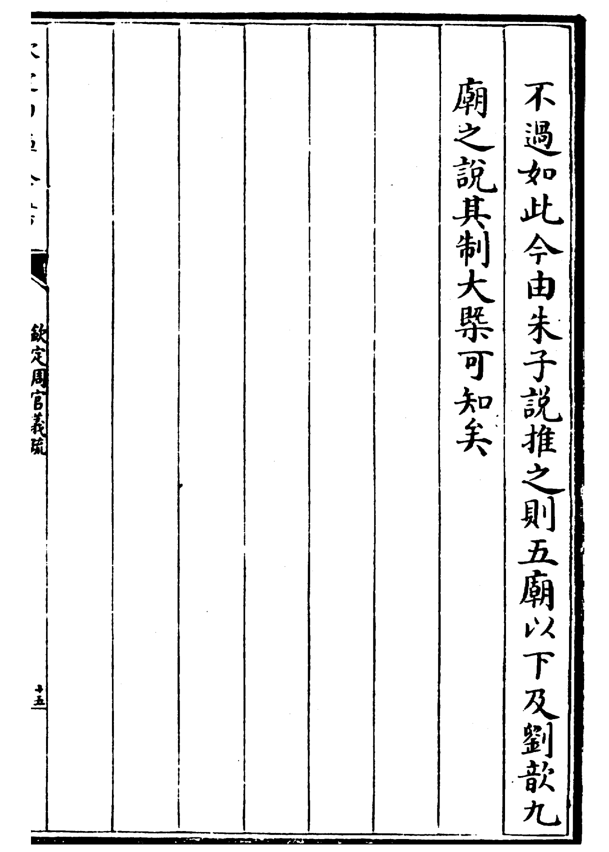
也禮書以為社東稷西則二壇也以理論之社稷本二神則禮書説為是又鄭康成以社用石禮書云議者謂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物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此臆論也夫石為地類先儒謂社主石為之長不過尺五寸蓋有所傳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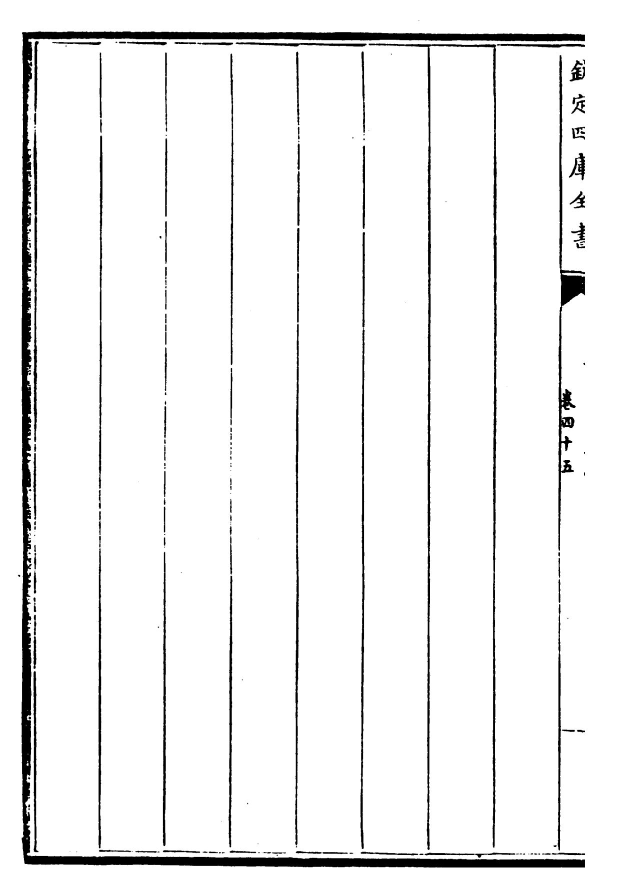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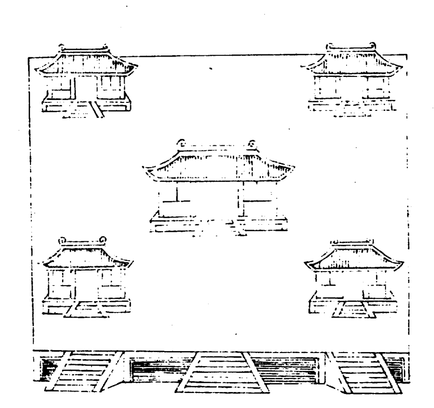
天子七廟
寢
大祖廟
門
寢
世室
門
寢
顯考廟
門
寢
王考廟
門
寢
世室
門
寢
皇考廟
門
寢
考廟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欽定周官義疏

案廟說為禮家聚訟之門今依朱子說圖之以為折衷據朱子云廟制皆於中門外之左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大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祧亦曰世室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謂高曾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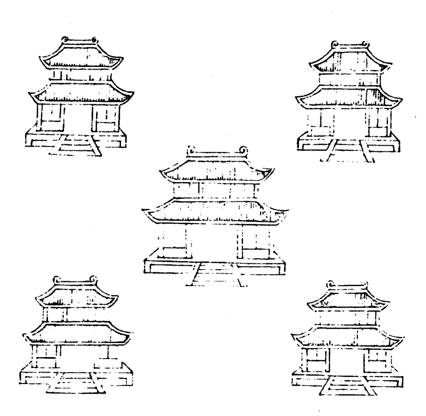

不過如此今由朱子說推之則五廟以下及劉歆九廟之說其制大槩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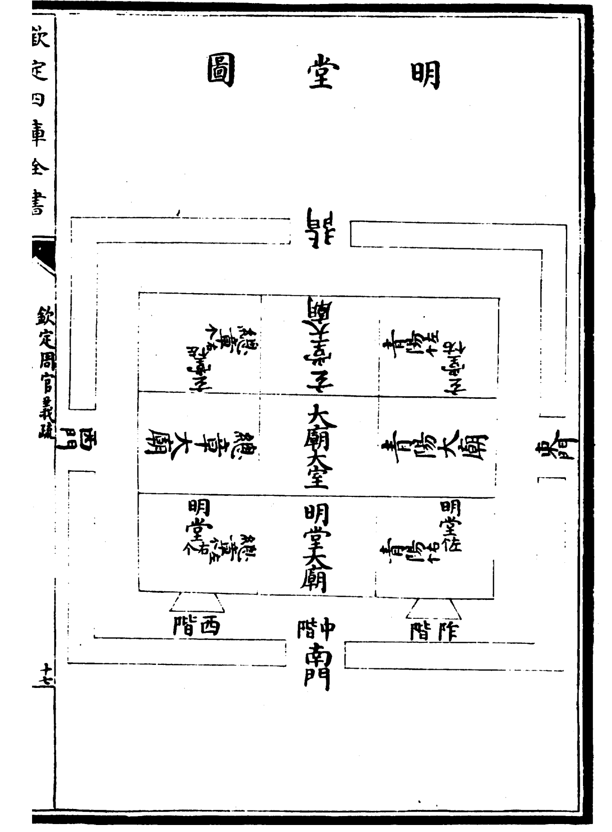


世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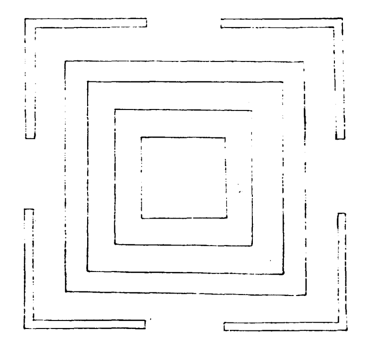
重屋




明堂圖
北門
玄堂太廟
玄堂左个
總章右个
青陽左个
玄堂右个
總章太廟
太廟太室
青陽太廟
明堂右个
總章左个
明堂太廟
明堂左个
青陽右个
西門
東門
西階
中階
阼階
南門

案世室重屋其制不傳惟陳氏祥道禮書載此二圖於考工說亦未盡合存之以闕疑也至於明堂說者甚多大抵不外漢方士說即有依考工記而為之說者所謂九階四戶八牕又皆移世室重屋之制而歸之明堂似俱未協今合陳聶二氏圖而以朱子井田說增損之其四門三階則本之明堂位餘說雖繁不敢濫及案堂當方此東西獨廣者匠人謂東西九筵合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合六丈三尺也

壇壝宮



案周禮司儀為壇三成宮旁一門以合諸侯其擯之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别鄭注所謂壇壝宮是也覲禮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鄭注司儀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賈疏將合諸侯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

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四方之壇並宜在近郊之內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天子帥諸侯拜日等於近郊退來就壇　又案二禮三成之制雖同而文有詳略鄭氏兩注乃合言之者葢二禮本互文見義雖一門四門似乎微别要知司儀所謂一門葢謂宮旁各一門其實即四門也故二禮並以一圖槩之

市肆

坊						坊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思次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肆	

大方為一肆小方為屋一間二十間而為一肆二十肆中間虛地思次也其間坊路相通所以行車及人之出入也

市肆

坊 坊
簷 簷
簷 簷
坊 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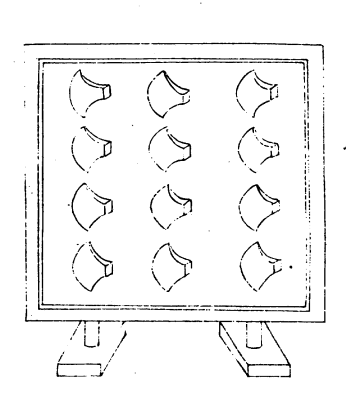
每一小方為屋一間二十間周之為一肆其中虚地為庭

案此井田譜市肆圖也第一圖載全市之制第二圖載一肆之制全市之制四方環列為肆者二十每肆四面皆有坊巷相通中間十六肆地則為思次介次之所内宰所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鄭康成所謂市在一院之内是也一肆之制四方列屋二十中間十六屋地為二十屋之庭禮書所謂市中空地為廛是也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思次市師涖焉胥師賈師涖於介次大司徒序官胥師賈師皆二十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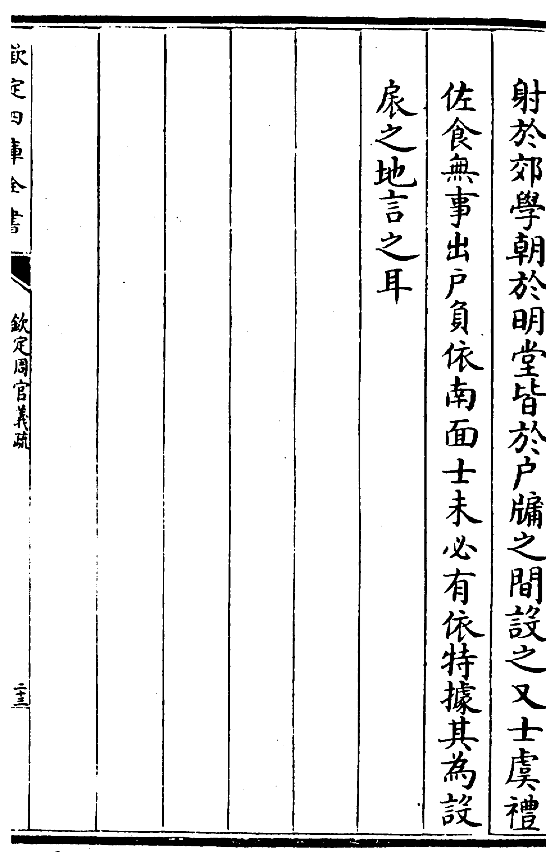
人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每肆一人則全市之中凡肆長二十胥十司虣二胥師賈師各一也又司市云胥執鞭度守門市為四達之道四方當各一門據禮書云市門謂之巷闠巷門謂之閎則坊巷之間其門多矣又考工記匠人云朝市一夫賈疏謂市有三期總於一市之中為之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為太狹蓋市曹思次介次之地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也然不可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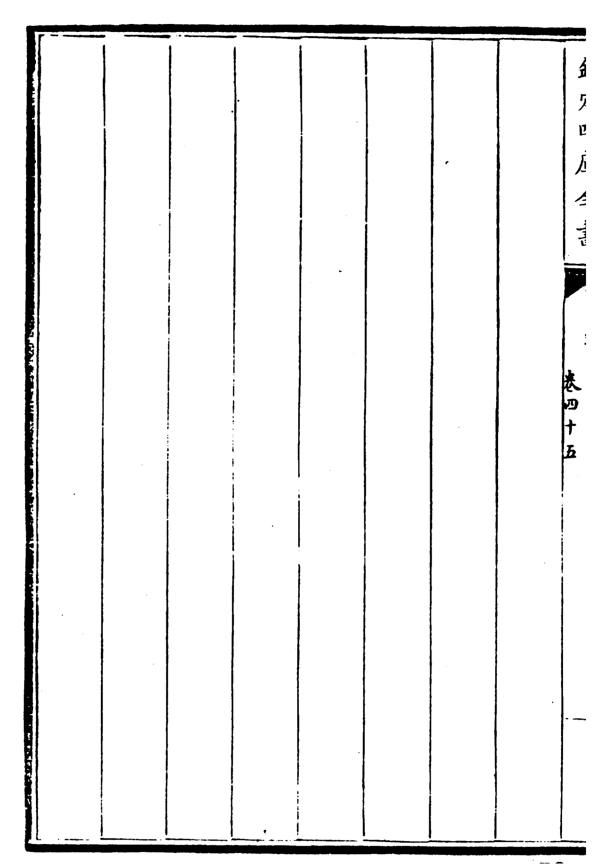
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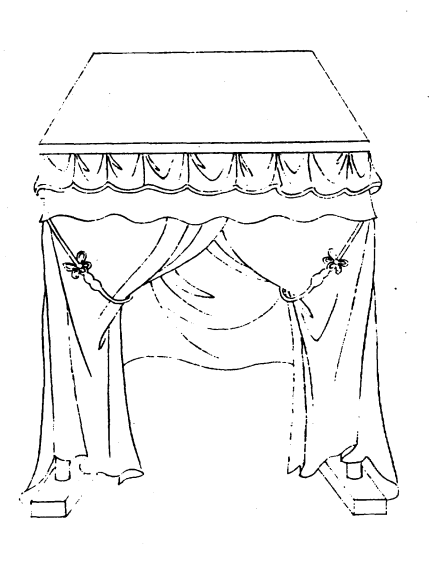
案春官司几筵王位設黼依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户牖之間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斷也斧謂之黼賈疏云爾雅牖户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為斧文置於依地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户牖間是也漢時屏風以綈素為之綈赤也素白也象古者白黑斧文也聶氏崇義曰扆從廣八尺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又案扆或作依言其有所依也黼作斧言其有所斷也凡朝於寢覲於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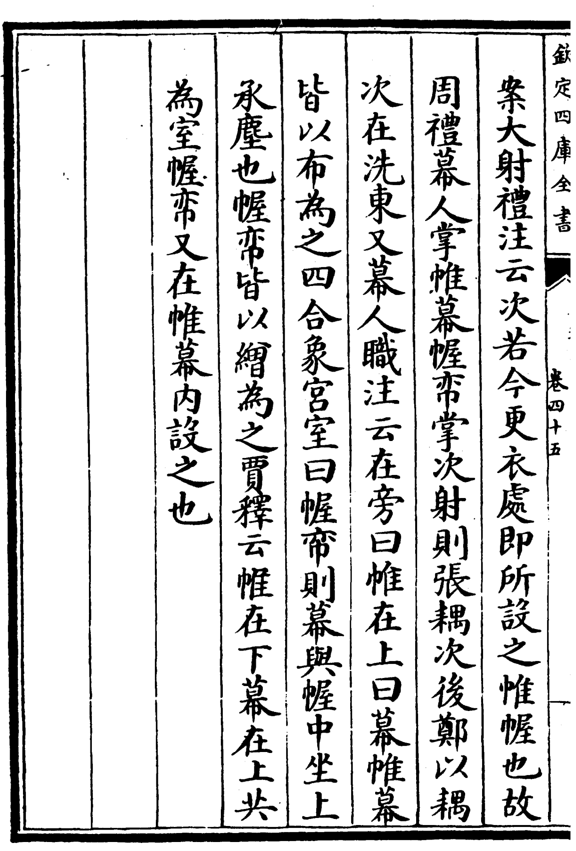


射於郊學朝於明堂皆於戶牖之間設之又士虞禮佐食無事出戶負依南面士未必有依特據其為設扆之地言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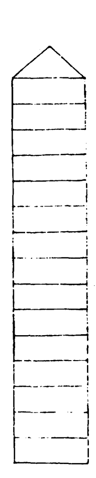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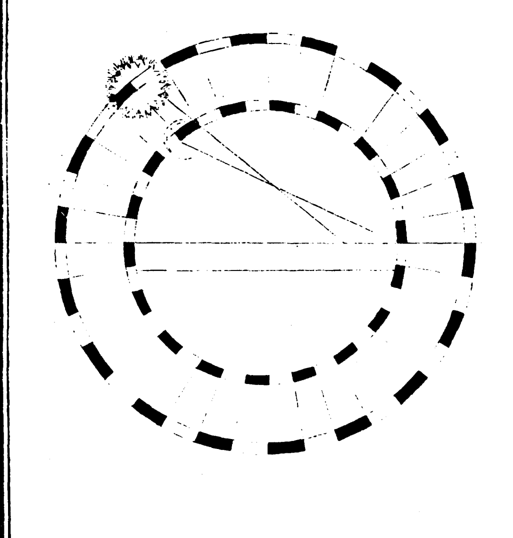


案大射禮注云次若今更衣處即所設之帷幄也故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掌次射則張耦次後鄭以耦次在洗東又幕人職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宫室曰幄帟則幕與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賈釋云帷在下幕在上共為室幄帟又在帷幕内設之也

土圭



日月表景長短圖



案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匠人曰晝參諸日景鄭康成曰晝漏半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則地於日為近南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則地於日為近北東於土圭謂之日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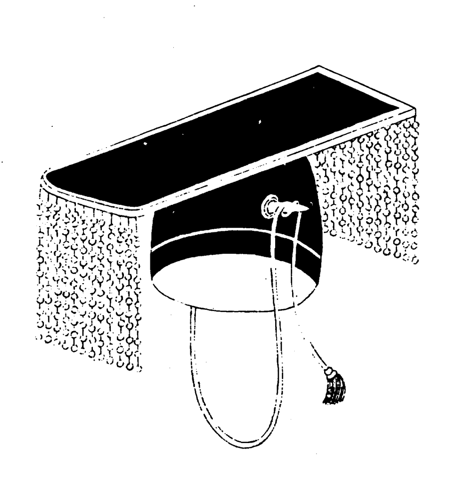
則地於日為近東西於土圭謂之日西則地於日為近西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陳氏祥道曰先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在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陰雨之不和萬物得極其高大故至於阜得其宜由其道故至於安然後以建王國焉匠人所謂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蓋如此也

十二分星

子 玄枵 女虛危 齊分
丑 星紀 斗牛 吳越
寅 析木 尾箕 燕分
卯 大火 氐房心 宋分
辰 壽星 角亢 鄭分
巳 鶉尾 翼軫 楚分
午 鶉火 柳星張 周分
未 鶉首 井鬼 秦分
申 實沈 觜參 晉分
酉 大梁 胃昴畢 趙分
戌 降婁 奎婁 魯分
亥 娵訾 室壁 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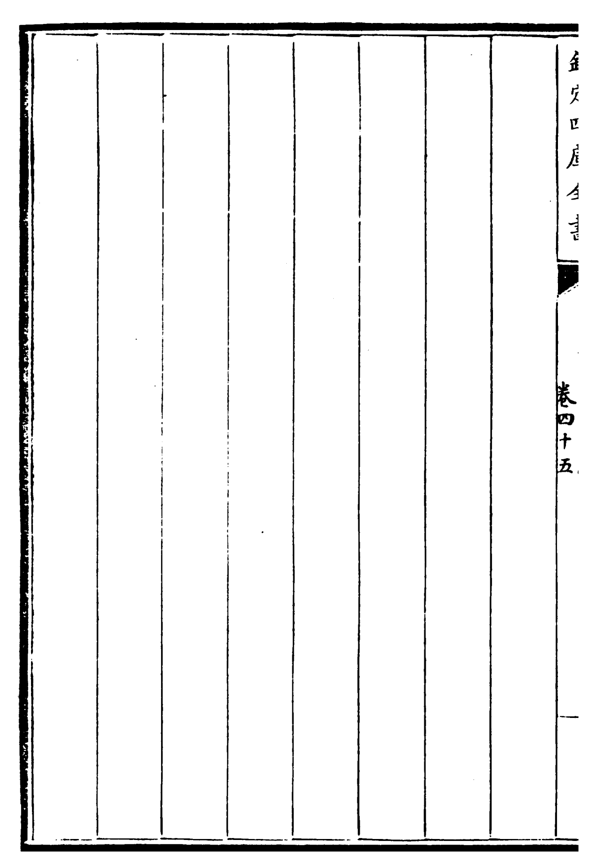
案分野之說前人多疑之蓋在地之位一定不移在天之象轉運不窮是誠不可以臆測矣但保章氏經文言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則分野之說何可厚非至鄭注所傳十三國如大梁趙出自戰國則非古保章舊法可知然三代以下天官家占驗雖或不同而十二次之分至今不廢則鄭說固有本也至六家分域度各不同其亦隨時為變易與今依鄭說圖之

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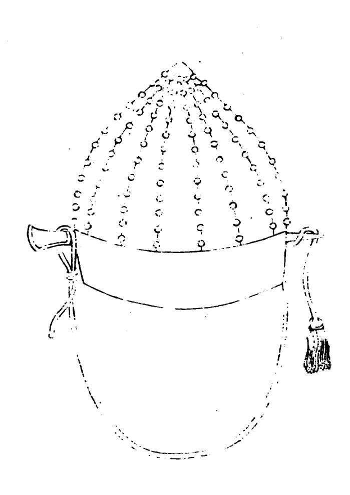


案聶氏崇義曰漢禮器制度冕制皆長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蓋隨代變易不同司馬彪輿服志云冕前圓後方王白玉珠諸侯青大夫黒又云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仰之形因名焉又云紐綴於冕兩旁垂之與武旁孔相當以笄貫之又以紘一條先屬於左邊笄上以一頭遶於頤下於右邊笄上遶之又陳氏祥道曰漢叔孫通冕制版廣八寸而

長倍之板質而麻飾之上玄為延下朱為裏�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五采玉則朱白蒼黄玄也玉十二每玉間以寸裘冕十二旒旒十二玉康成謂裘冕無旒誤天子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皆十二玉諸侯大夫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四旒玄冕三旒玉視旒數案司服王吉服六皆用冕弁師亦曰五冕此第載一冕者其制同也其旒數雖有多寡皆可由此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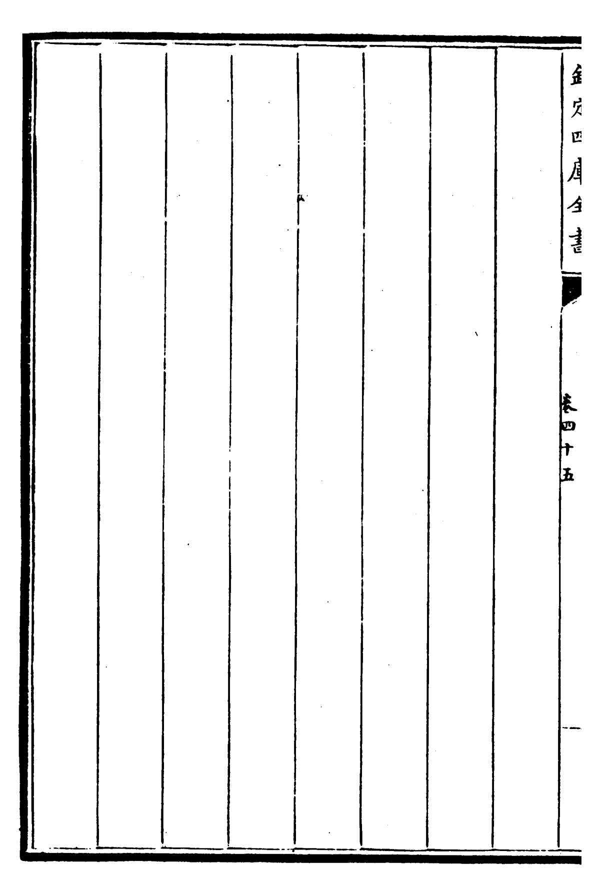


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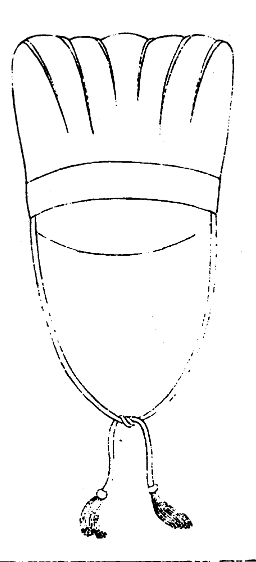


案舊圖弁高二寸據說文云古文弁形象合手則其製上鋭聶圖爵弁如冕而無旒前不俯蓋鄭說也其皮弁則仍如許氏合手說禮經有爵弁皮弁韋弁禮書本孔安國及劉氏熙釋名謂韋弁即爵弁則如冕之說未盡確矣然據注皮弁以白鹿皮為之韋弁以韎韋爵弁以爵頭色布則三弁本異質而其制則一耳　又案弁師皮弁有五采會有玉瑧有象邸玉笄士冠禮爵弁皮弁皆緇組紘邸為弁頂下柢瑧在會

縫中詩所謂會弁如星是也陳氏祥道曰康成云侯伯璂七子男五皆三采孤四卿三大夫二皆二采推此則公九天子十二可知禮記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則士皮弁其緇組紘與由此推之則著紘之法當亦如冕也



冠



案陳氏祥道曰荀卿稱魯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曰古者有務而拘領書大傳務作冒拘作句漢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頔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以為首飾則古者冒而已及冠冕纓緌之作皆有所象也檀弓曰古之冠也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雜記曰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吉冠不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吉冠則纓武異材右縫者右縫之小功以下左左象吉輕也葢一副之材順經為辟積則少而

質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為縮縫順緯為衡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衡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之右為陰左為陽凶陰事也大功以上右縫之所以明凶也吉陽禮也小功以下左縫之所以趨吉也其飾有緣其貫有笄其束有武其係有纓其垂有緌記曰素冠徹緣又曰縞冠素紕則冠有緣矣國語曰范文子擊其子折委笄則冠有笄矣居冠屬武則凡非居冠不屬矣喪冠不緌則

凡吉冠皆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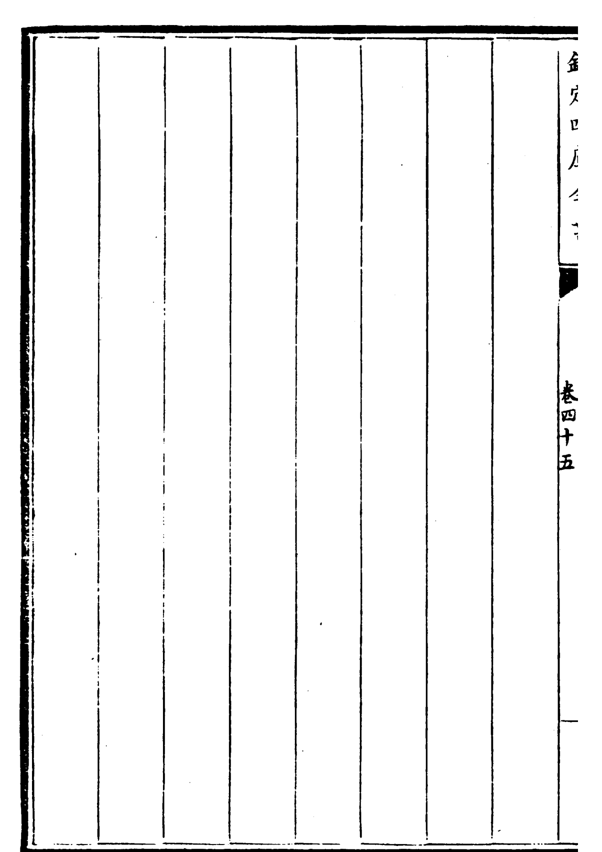
案舊圖冠兩旁俱空露首似非冒義易之

緇布冠同但製小而纓無緌為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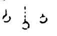
笄

案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玉笄諸侯繅斿皆就玉笄士冠皮弁爵弁笄則冕弁有笄也國語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則冠有笄也士喪服婦人吉笄有首尺二寸吉笄象笄也男子之笄亦或尺二寸大夫士之笄亦或象為之與鄭氏釋士冠禮謂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無笄蓋指緇布冠言之也雜記緇布冠不蕤則緇布冠既無笄又纓而不緌矣喪服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

之首則吉筓有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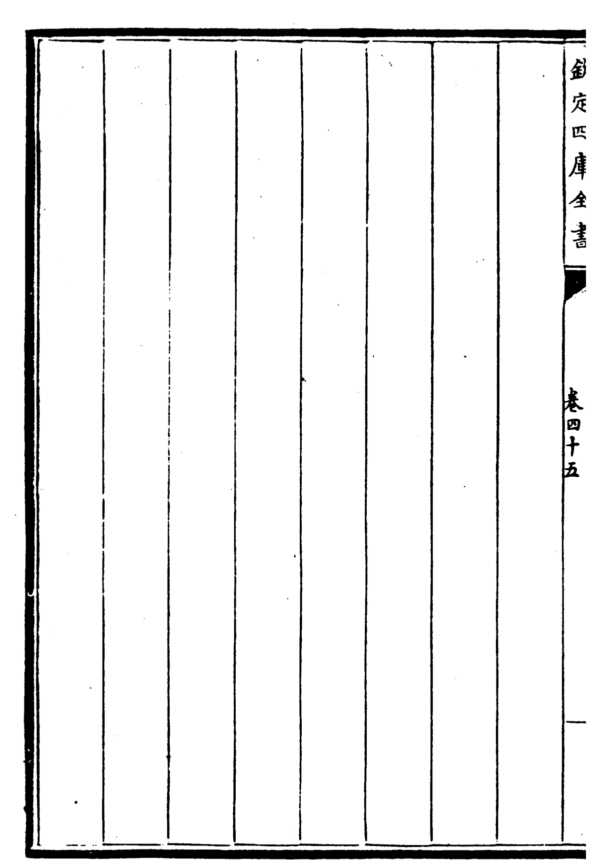



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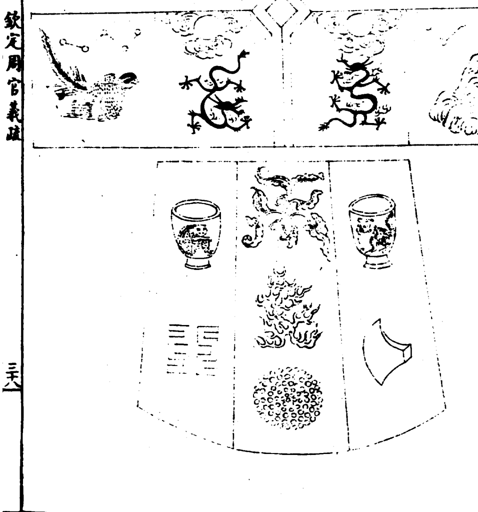




案陳氏祥道曰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衛之臣言褎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黄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則弁亦有之可知也士瑱用白纊即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黈纊即詩所謂充耳以黄者也毛

氏以充耳以素為士之服充耳以青為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黄為人君之服其說是也然以素為象瑱青為青玉黄為黄玉而用瓊華以飾象則是士瑱用二物與餘瑱不類非禮意也賈公彦曰古者瑱不纊士死則用白纊然士之襲禮皮弁褖衣緇帶韎韐竹笏之類皆用生時之物孰謂瑱用白纊特死者之飾哉



衮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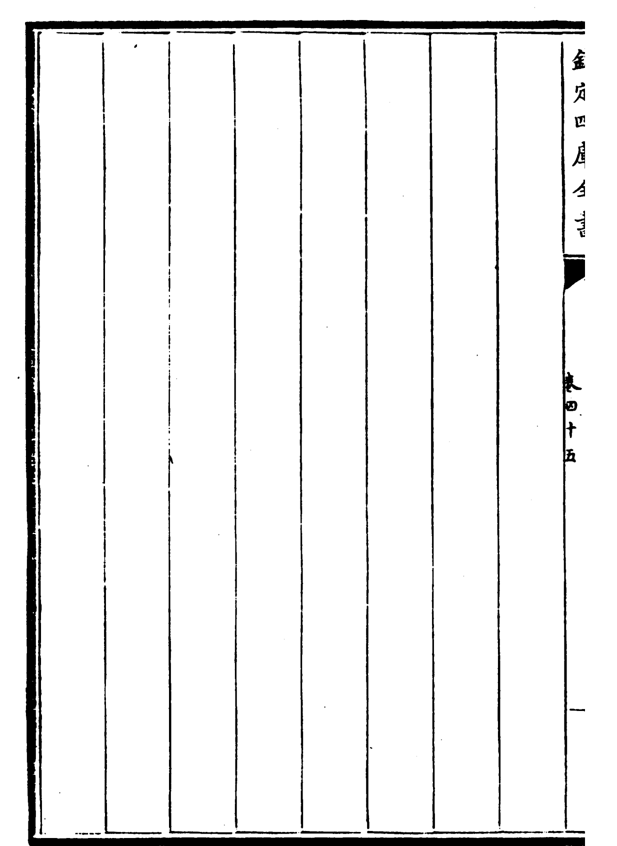
玄端

案古禮服皆用端采菽詩序以玄衮為玄衣而畫衮樂記注以端冕之端為玄衣則冕服玄衣亦用端張氏怡三禮合纂所謂玄端而繪龍也端衣裳殊冕服之端以絲用正幅為身旁屬兩袂長皆二尺有袪有韠有大帶革帶及佩深衣裳十二幅此裳前三後四幅為之長視身其章十二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康成說也但深衣之裳一幅分而為二此則當以整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會在衣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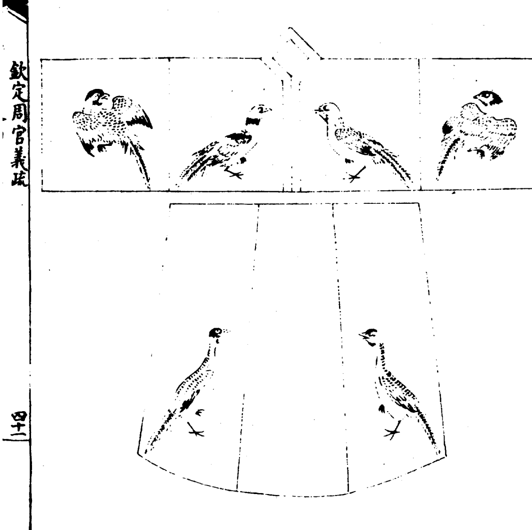
在裳其章各六衮冕以下其章降殺以兩康成注司服謂周以日月星辰繪於旗而冕服九章先儒多非之所謂不應天子九章同於上公及龍虎亦繪於旗而九章不簝龍虎是也然郊特牲注云被衮衣有日月星辰則已自覺周禮注說之非矣今依虞書圖之

又案陳氏祥道曰裘冕加衮衣見領而已康成謂大裘之上又有玄衣無據其說是也要之陳氏所謂衮即康成所謂有日月星辰之衮耳蓋裘冕祀上帝其服

最尊故以十二章上服襲之但大裘不裼以為見領者誤陳氏又云十二章升龍降龍為一章虎彝蜼彝為一章又孔氏頴達以星辰為五星十二次是皆合二者為一章也其餘一而已矣又龍謂之衮其即許氏慎所謂蟠者與並從之



褘衣



鞠衣

案陳氏祥道曰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鄭氏曰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以為裹襯袁服言女子髽衰而不言裳昏禮言女次純衣而不及裳則婦人連衣裳而同色可知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揺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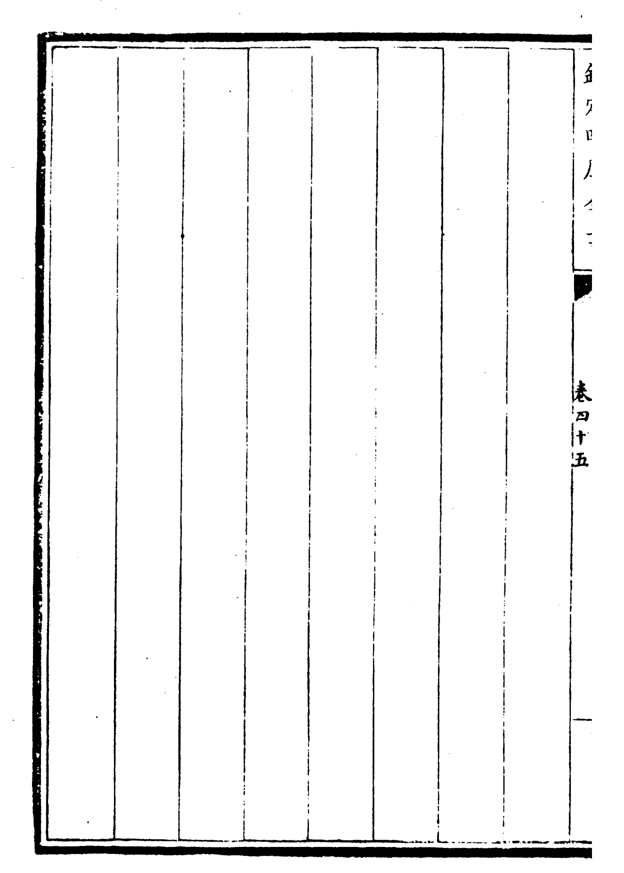
為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為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褘而已三翟蓋皆畫之于衣如王之冕服鄭賈之徒謂褖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褘衣玄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於王則服褖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

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然謂二翟刻繪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周官司服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鄭氏以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然記言士褖衣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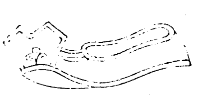
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褘衣記稱夫人副褘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褖衣而改褘為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驚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褘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

褘者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褘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褖衣之袂不侈

案周禮有褘衣揄翟闕翟禮記亦如之三者色異而制同又周禮有鞠衣展衣褖衣禮記亦如之又儀禮纁袡宵衣之屬雖色與緣各有不同而其制則一故以褘衣槩三章服以鞠衣槩諸禮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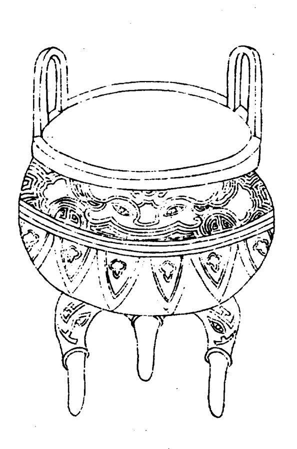
舃　　屨




案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黒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屨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賈釋云下謂底也複下重底也重底者名舄單底者名屨繶者是牙底相接之繶綴絛於其中后用黄繶是繶者縫中紃如今之嵌鹿皮是也句讀為絇絇之為言拘狀如刀衣鼻拘著舄屨之頭取自拘持為行戒使常低目不妄顧視也純謂以絛為口緣如今之以線鎖口是也屨舄各象裳色

鼎

扃



案周禮儀禮俱言十二鼎惟禮記言鼎俎竒故鄭注以十二為正鼎九陪鼎三也古禮器大槩以木為之鼎與鉶為烹芼器故獨以金考工記所謂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也聶氏崇義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諸侯飾以白金口底徑及深俱一尺三寸羊鼎受五斗大夫亦以銅為之無飾口底徑各一尺深一尺一寸豕鼎受三斗口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强士以鐵為之無飾鼎皆三足有耳有鉉其

制如此至云牛鼎足飾牛首羊豕鼎足之飾亦各視

其牲其說前人多疑之據膳夫及公食大夫禮鼎皆

十二中有魚腊膚腸胃之屬焉得盡以牲首飾之但

儀禮設鼎多言面鄉則鼎固有面抑或作饕餮文於

腹以為食戒與又鼎銂以亨𦍩為名其腹下應有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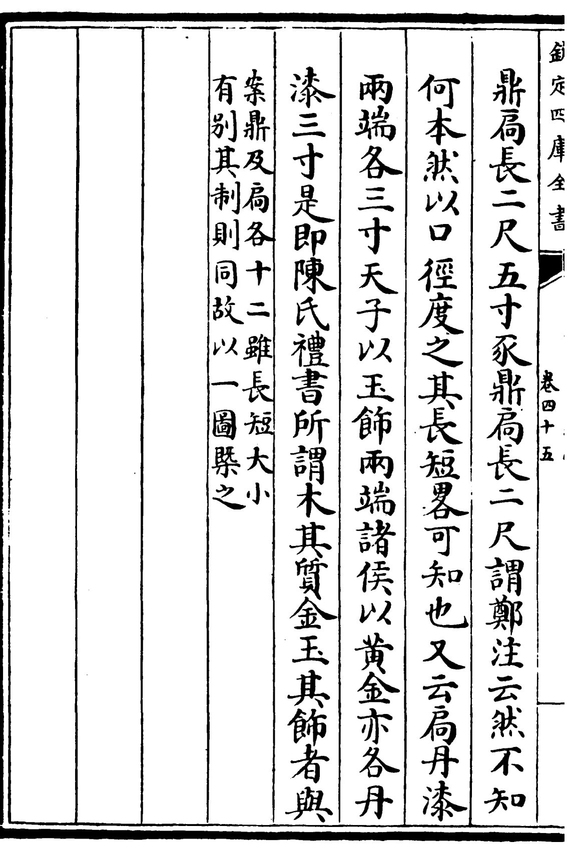
爨之地但經傳無文姑存其說以備考　又案扃為

貫耳舉鼎之具匠人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

扃𦎘鼎之扃長二尺而不言羊豕鼎之扃鼏氏云羊

鼎扃長二尺五寸豕鼎扃長二尺謂鄭注云然不知何本然以口徑度之其長短畧可知也又云扃丹漆兩端各三寸天子以玉飾兩端諸侯以黄金亦各丹漆三寸是即陳氏禮書所謂木其質金玉其飾者與

案鼎及扃各十二雖長短大小有别其制則同故以一圖槩之



大圭

繅藉

玄二行 黃二行 朱二行 白二行 蒼二行 一就

玄二行 黃二行 朱二行 白二行 蒼二行 二就

玄二行 黃二行 朱二行 白二行 蒼二行 三就

玄二行 黃二行 朱二行 白二行 蒼二行 四就

玄二行 黃二行 朱二行 白二行 蒼二行 五就

五采五就

上玄

上朱

絢組

五采

五采

下纁

下纁

案春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搢大圭也杼椴也終葵椎也齊人謂椎為終葵為椎杼上明無所屈也比他圭最長故得大圭之名以其搢於衣帶之間同於衣服故以服言之又據禮器大圭不琢是無瑑飾也　又案典瑞大圭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桓圭信圭躬圭繅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二采再就瑑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聘禮記朝天子圭與

繅皆九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緑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雜記贊大行圭公九寸等藻三采六等曲禮疏載熊氏曰五采五就者采别二行為一就故五就三采三就及二采二就並如之二采一就者采則别惟一行共為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别為二等也又據左傳藻率孔疏云凡五采者玄黄朱白蒼則鎮圭之繅十有二寸其畫韋之法玄二行黄二行白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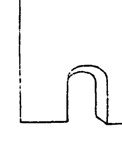
行朱二行蒼二行如是為一就又稍間之再畫玄二行以下皆如前至五匝而中間稍間之是為五采五就畫皆横韋板如玉之長聘禮所謂垂繅屈繅者據絇組為垂屈耳葢圭與繅相連者有組執圭而拖其組是為垂繅以韋板藉圭屈其組是為屈繅韋板兩旁有繫上玄下纁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解而垂之其制如此大圭以搢而大宗伯乃合大圭鎮圭言則防失墜之義同也餘制畧同故不多贅

冒

鎮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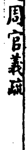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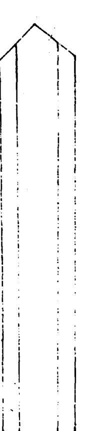
桊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也又桊考工記玉人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又曰天子圭中必注以四鎮山為瑑飾也必同繅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也雜記賛大行圭皆剡上左右各寸半又聶氏崇義曰以五采組約之也賔儀曰公侯以下圭璋皆有絢組陳氏祥道曰或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山之謂是亦一説也鄭氏鍔曰典瑞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謂珍當作鎮康成謂為王使之瑞節大小當琬琰相依_{案琬琰二圭俱九寸則珍圭亦九寸}其不以珍圭為鎮圭者蓋鎮圭天子守之以鎮安天下可付使者執之以出乎若然則鎮圭之外别有珍圭但其制莫考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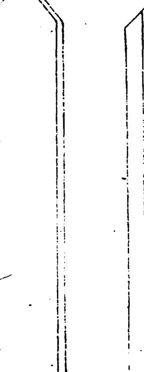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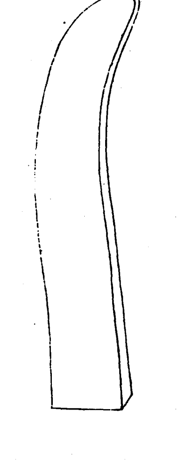
桓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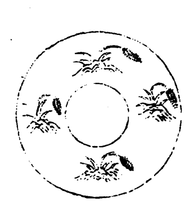
信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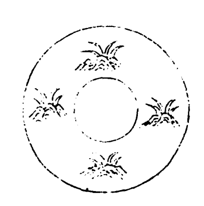
躬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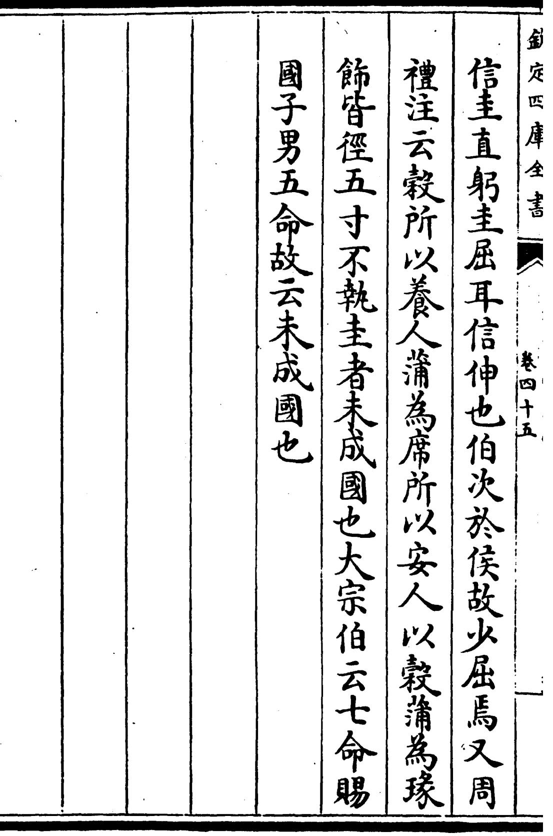
穀璧



蒲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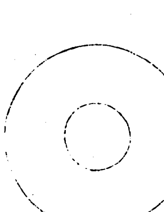


按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鎮圭之外此五玉即五等諸侯所執者虞書所輯之五瑞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周禮疏云桓若屋之桓楹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雙植謂之桓柱之竪者竪之則有兩稜也桓圭蓋以桓為瑑飾長九寸信圭躬圭皆長七寸與桓圭皆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周禮注云信當作身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欲其慎行保身陸氏佃不取其說特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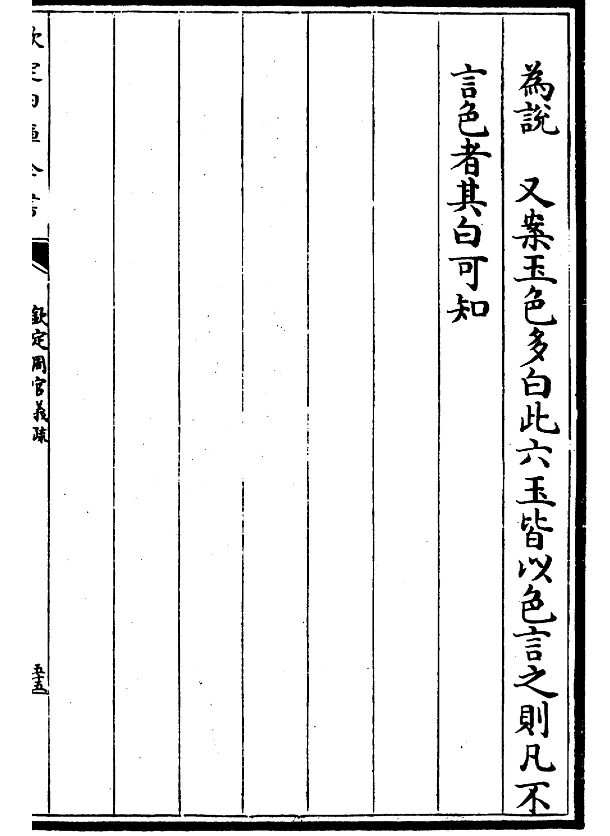


信圭直躬圭屈耳信伸也伯次於侯故少屈焉又周禮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以穀蒲為瑑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大宗伯云七命賜國子男五命故云未成國也

蒼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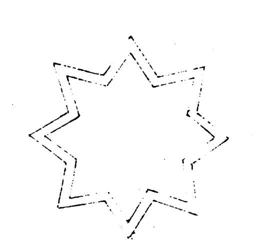


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注璧圜象天又陳氏祥道曰蒼天之色又聶氏崇義曰案玉人璧好三寸疏云古人造璧應圜圜徑九寸肉倍好謂之璧則兩邊肉各三寸與中三寸共為九寸也阮鄭二圖皆云蒼璧九寸厚寸一也又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則享后是有九寸之璧也崔靈恩三禮義宗云昊天及五精之帝圭璧皆長尺二寸今撿周禮璧惟九寸則所謂長尺二寸之璧未知崔氏據何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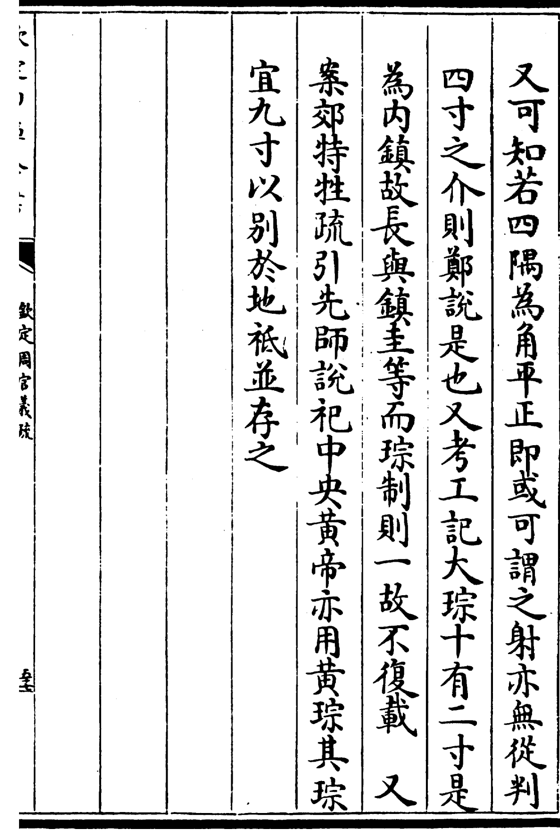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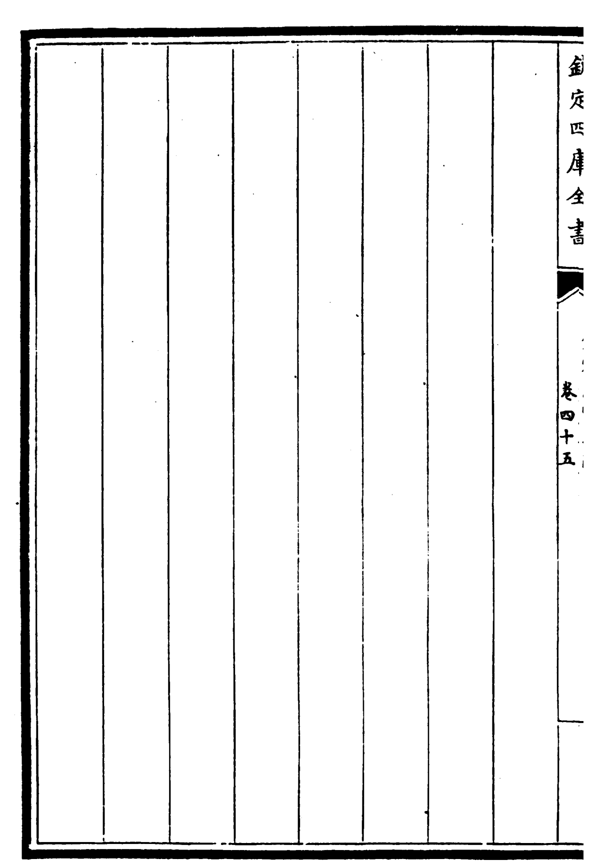
為說　又案玉色多白此六玉皆以色言之則凡不言色者其白可知

黄琮



紥大宗伯以黄琮禮地疏云易天玄而地黄地用黄琮依地色也陳氏祥道曰鄭氏曰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賈公彥曰八角鋒各出二寸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盖所射者四角而已八角之説未聞也又聶氏崇義曰此比大琮每角各剡出寸六分長八寸厚寸盖陳説固合大宗伯玉人兩注疏意會言之其圖正方理非不近但八角之説未必無所本據考工記明言射四寸曰射則有角可知曰射四寸則其角非小鋭


又可知若四隅爲角平正即或可謂之射亦無從判四寸之介則鄭說是也又考工記大琮十有二寸是爲内鎮故長與鎮圭等而琮制則一故不復載　又案郊特牲疏引先師説祀中央黄帝亦用黄琮其琮宜九寸以别於地祇並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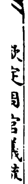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青圭

赤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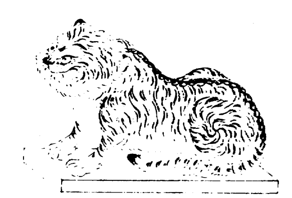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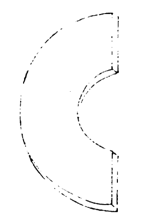
案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注圭銳象春物初生又聶氏崇義曰青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剡上各寸半

又案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疏公羊傳曰璋判白又聶氏崇義曰熊氏云祀中央黄帝亦用赤璋案祀五帝幣玉各如其色祀黄帝獨不如其色於理未允準孔義用黄琮九寸為當又據聶氏謂青圭九寸璋半之

白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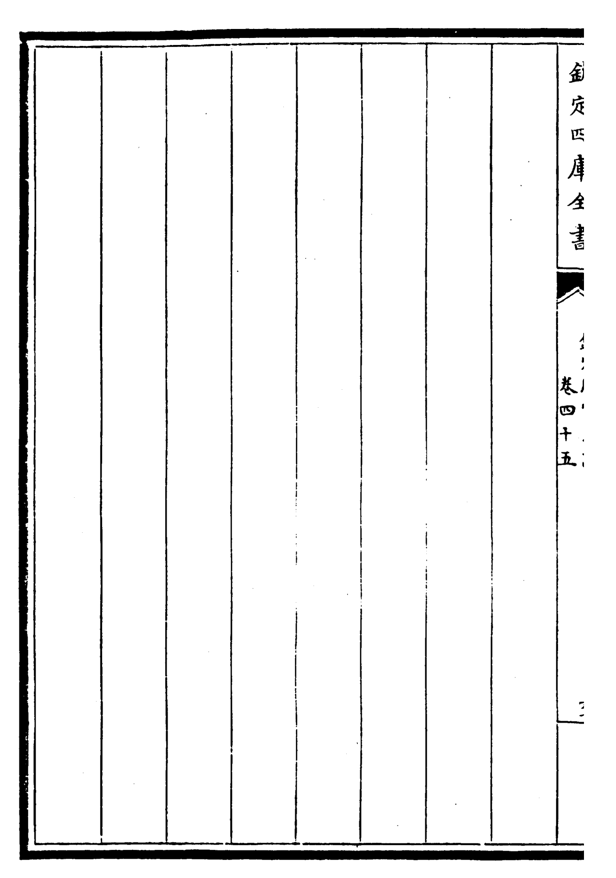
玄璜



案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注虎猛象秋嚴聶氏崇義曰鄭圖云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案孫氏符瑞圖云白虎西方義獸白色黑文一名騶虞尾倍其身開元禮避諱而云禮西方以騶虞是也又晉中興書曰白虎尾參倍其身又尚書大傳散宜生等之於陵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鄭云虞蓋騶虞也周書曰英林酉耳若虎豹尾長參倍其身於陵英林音相近其是之謂乎　又案諸玉白者皆不言白

此獨言者以在六玉蒼黃青赤中特以白明之　又案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疏逸禮半璧曰璜陳氏祥道曰南正陽也陰生午半故璋以半圭北正陰也陽生子半故璜以半璧方明東圭南璋西琥北璜亦其類與案圭璧皆象天陽也南北各用陽之半扶陽之義則然玄者北方之色也　又案六器繅藉無考

又案璜尺寸無考據蒼璧八寸則此亦應八寸



穀圭

琬圭

琰圭



寀典瑞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注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美也色若粟文然玉人曰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鄭注聘禮加於束帛賈疏自士以上皆用玄纁束帛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陳氏祥道曰穀圭以穀為文以善為義故可和難以釋仇聘女以納徵也圭貴於璋璋貴於皮天子納徵以穀圭諸侯以大璋士以儷皮此尊卑之所别也　又案陳祥道曰書曰琬琰在西序典瑞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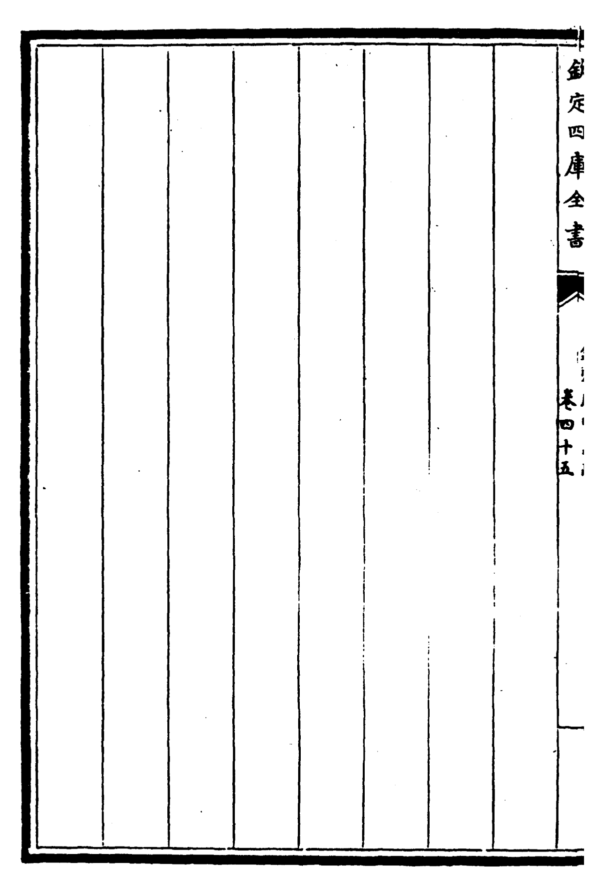
行以除慝玉人曰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行人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鄭康成謂琬圭王使之瑞節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覜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調人讎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鄭康成曰瑞節琰圭也說文曰琰璧上起美色也葢琬圭圜而宛之也琰圭剡而有鋒也圜而宛之仁也故以治德以結好剡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以除慝琰圭判規則圭上

圜而判之與凡圭之琰上寸半者異矣康成謂琰圭

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賈氏公彥曰判半也又云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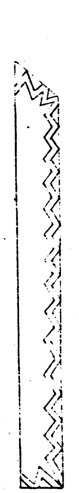
明半以上琰至首規半以爲瑑飾可知然琬琰之有

瑑飾於經無見此不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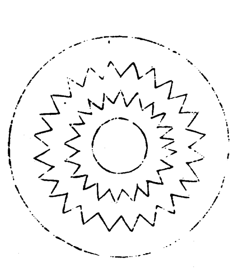


瑑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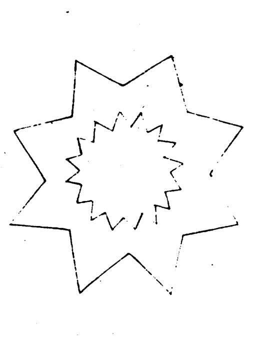
瑑璋



瑑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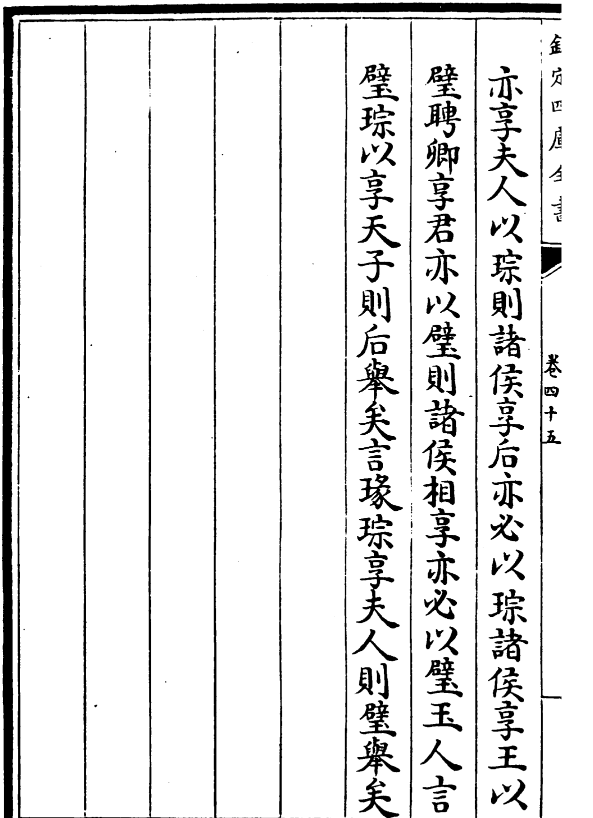


瑑琮



案典瑞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玉人曰瑑圭璋八寸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康成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珍善為之瑑

磨圭璧以通其意蓋玉有朝覲之玉有覜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桓躬信轂蒲是也覜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也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



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舉矣

四圭有邸



衆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鄭司農曰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疏云用一大玉琢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徑六寸四面各琢出一圭長各尺二寸合邸六寸總三尺與大圭同典瑞兩圭疏四圭亦兩足各相對考工記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疏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兩畔總計為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尺二寸仍未審以璧為邸邸徑幾許不可考也聶氏崇義曰四圭亦博三

寸厚寸賈謂與大圭長三尺同然或玉不及尺度不

妨用六寸璧為邸四面各瑑出一圭各長三寸以合

鎮圭尺有二寸之制鄭氏鍔曰用四圭者象天道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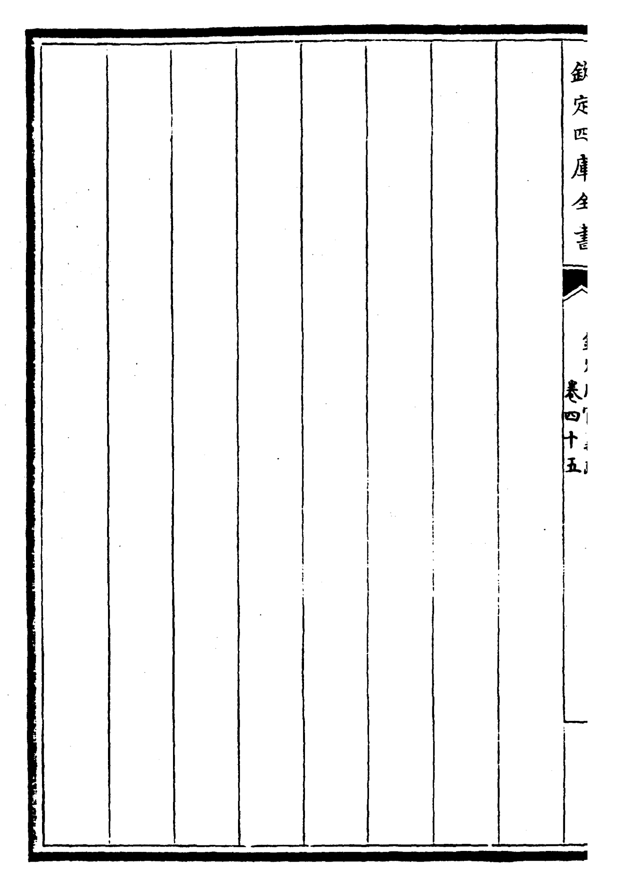
行於四方要之四圭之制莫考典瑞疏說似近之矣

而玉人疏仍不敢決者蓋禮文莫考疑信不得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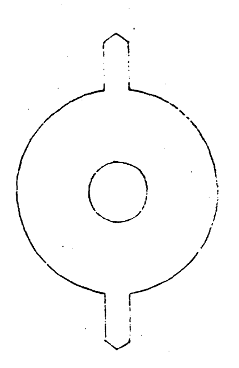
參也然兩圭五寸既以瑑出之數言則四圭尺有二

寸之義從可知矣以六寸之邸合大圭三尺理或有

然若瑑出三寸說未免武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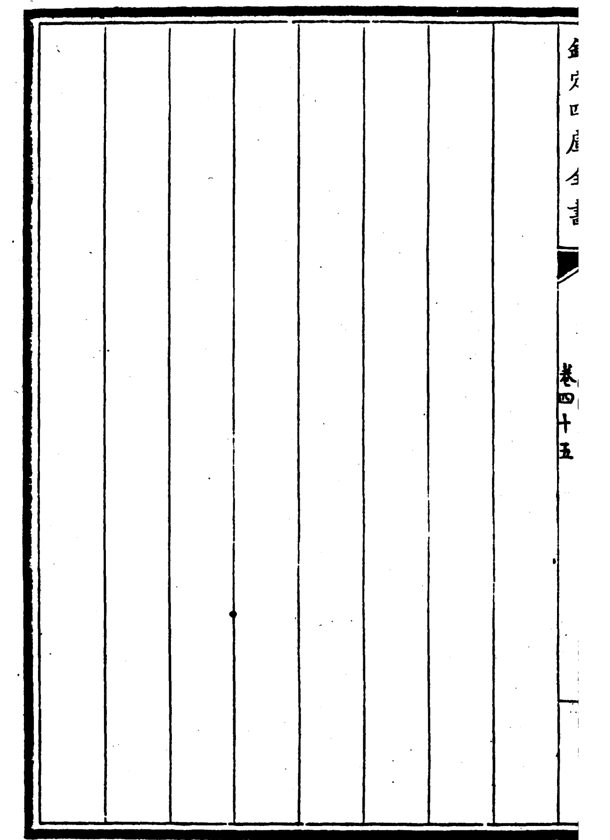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兩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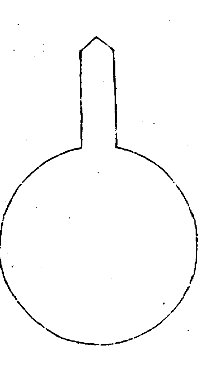
案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兩圭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考工記玉人兩圭五寸有邸疏亦一玉俱成又聶氏崇義曰兩圭亦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二寸半博厚同四圭又趙氏曰用玉琢成方琮於琮兩旁琢出兩圭相對各長五寸植於神座前陳氏祥道曰璧天象也故四圭邸璧以祀天琮地象也則兩圭當邸琮以祀地　日月星辰天類也故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則當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

皆邸璧非也其說如此但諸圖邸皆作璧因四圭注中央為璧之說也陳說存之以備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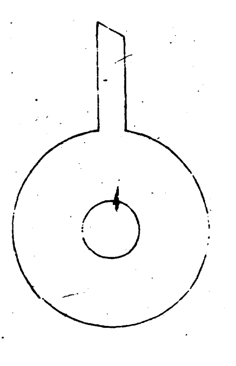




圭璧



璋邸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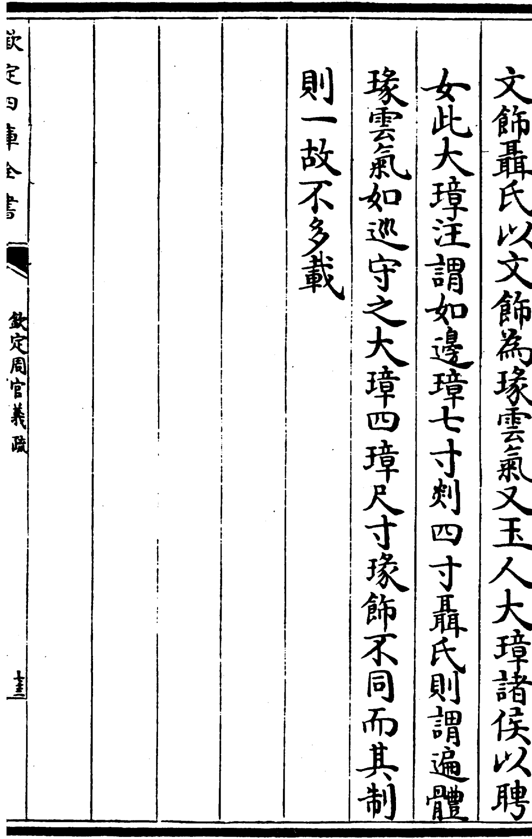
棨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注云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考工記玉人圭璧五寸疏以璧為邸旁琢一圭易氏祓曰圭制五寸殺於祀天之璧仍以象天數之中鄭氏鍔曰圭璧一圭象日月星辰之用主於一也有邸者象託體於天也　又棨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考工記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云璋有邸而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瑑飾又聶氏崇義曰自邸嚮上邪卻之

牙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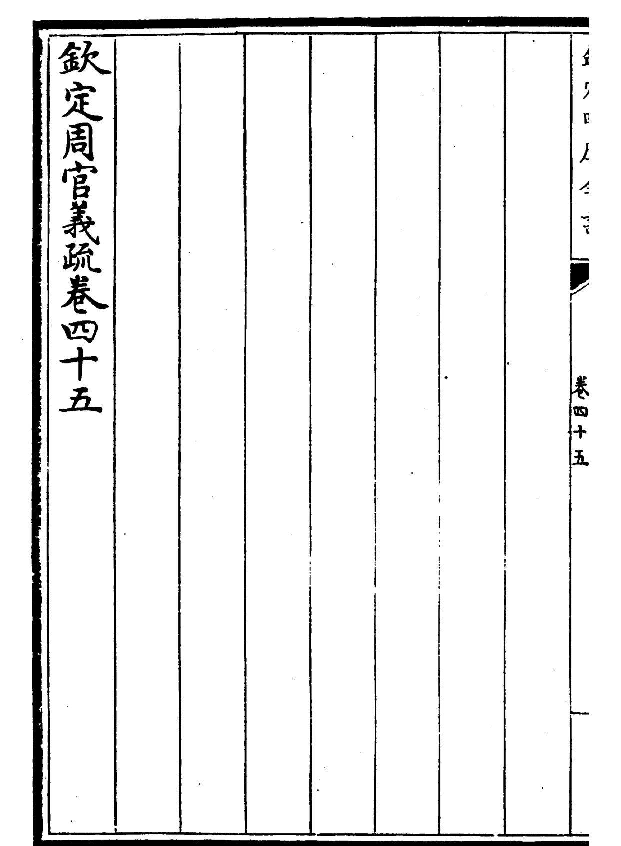
大璋



案考工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先言牙璋有文飾疏謂牙璋文飾多夫多者少之對也以巡守之大璋中璋凖之則牙璋文飾多如九寸之大璋中璋文飾少如九寸之中璋也但彼瑑雲氣此作鉏牙文耳要之文飾雖異而其制同故以一牙璋槩之　又案考工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天子以巡守注謂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



文飾聶氏以文飾爲瑑雲氣又玉人大璋諸侯以聘女此大璋注謂如邊璋七寸剡四寸聶氏則謂遍體瑑雲氣如巡守之大璋四璋尺寸瑑飾不同而其制則一故不多載



欽定周官義疏卷四十五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惪滋
繪圖監生臣仇　塏